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三

詩問目答張炳

問正樂正詩或分爲二或合爲一先生謂正詩乃正樂中事蓋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宮懸不應用於諸侯曲懸不應請於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翕純繅繹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憲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泠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

頌之失所。此最爲詳盡。曲當唯是雅頌之所。先生歷舉左傳大戴投壺并石林葉氏竹村馬氏以及毛傳異同。幸科分而條晰之。

答今人所共知者如左傳甯武子之湛露彤弓。其一條也。叔孫穆子之肆夏文王。其一條也。是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騶虞也。又八篇廢不可歌。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按投壺之文最古。故列於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貍首據康成以爲曾孫

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鷗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溷於雅猶之可也變雅之溷於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溷於變雅猶之可也遂溷入於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謬齊者三代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投壺亦竟指爲雅詩不可解者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固不僅如左傳所云也攷之漢晉之世尚仍投壺之說用之廟堂是孔子雖曾正之而世莫知改可嘆也若石林葉氏之言尤前人所未發者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

猶有先王之遺風。則是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以爲小雅。所奏之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於劉炫以正杜預之謬。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曰。小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於何草不黃矣。鹿鳴至於菁莪皆美詩。何言乎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勞至於召旻。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按清容似未見石林之說。而適與之合。然諸書所言皆是雅之失所。若頌之失所。則石林亦頗鶻突。愚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之

凡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賓
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於賓，武又先於
桓。故杜預曰：是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而尤
善者，竹村馬氏之言，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
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何以溷入於雅？天子取以享
元侯乎？是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叔雖知禮，不知其非
穆叔尚然，況其餘乎？蓋魯以禘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
雅，而用之燕禮，至孔子始正之。夾漈曰：南溷於雅，猶之
可也。頌溷於雅，不可也。

問然則商齊之詩何詩也？

答竹村嘗言康衢風之祖也，喜起南風雅之祖也。五子

之歌變聲之祖也是皆商齊之遺也以是推之卽放齊
所云太始天元之策包羲罔咎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
之民謠古詩所始者也皆商聲也蓋商聲有正而無變
齊聲則有正變二者大傳所云大訓大化九原六府皆
禹樂章而九辯見於山經統之則九功九德之九歌也
呂覽所云晨露是湯樂章皆雅之祖也五子之歌以下
變聲日多如麥秀如采薇如微子之閔殷如祈韶皆變
聲也則皆齊聲也其中或多依託故夫子不錄

問然則程文簡公泰之謂詩除雅頌南風之外皆不入
樂顧亭林力宗之而先生不以爲然何也

答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是乃泰之謬語也特宗廟朝

廷祭祀燕享不用而其屬於樂府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焉不謂之樂而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廷况列國之風乎亭林於是乎失言况變風亦繫而言之衛風之淇澳鄭風之緇衣齊風之鷄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不可不知也清客曰亦有非祭祀告神之詩而謂之頌者敬之小毖振鷺閔予小子諸篇是也按此非頌而附於頌者以其不類雅之音節也試取諸詩讀之可見

問野處洪文敏公曰衛宣公父子事毛詩左氏皆有之但宣公以隱公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一月

卒凡十九年姑以嗣位之始卽行烝亂而急子卽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旣娶而要之生壽及朔一能救兄一能奪嫡皆非十歲以下兒所能辦也然則是十九年中如何消破野處之言如此何以解之

答是在春秋孔疏中已及之蓋宣公乃莊公之庶子而夷姜則莊公之諸姬也莊公卒長子桓公在位十六年方有州吁之難而宣公立則烝亂之行當在前十六年之中有子可以及冠魚網離鴻卽宣公嗣位初年事也其年足以相副矣雖然愚尚有以補孔疏之遺者桓公在位則先君之嬪御自尚在宮中宣公方爲公子而謂出入宮中烝及夷姜公然生子則宮政不應如此之淫

蕩也桓公當早被鴆奔之刺矣故此事畢竟可疑史記以夷姜爲宣公之夫人而毛西河力主之亦因此疑竇而求解之然凡史記與左氏異者大抵左氏是而史記非且此等大事左氏不應無據而妄爲此言惜乎孔疏未及也是亦但可闕之以爲疑案者也

問唐風楊水諸詩序與史記合華谷嚴氏以爲不然考之左氏則似華谷之言爲是朱子仍依序說蓋華谷後朱子而生未得見其詩緝也先生以爲然否

答曲沃自桓叔至武公祖孫三世竭七十年之力而得晉皆由晉之遺臣故老不肯易心故耳是真陶唐之遺民而文侯乃心王室之餘澤也詩序史記之言俱謬今

以其曲折次之。平王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桓叔將入晉，人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孝侯。由是終桓叔之世不得逞，此一舉也。四十七年，莊伯弑孝侯，晉人不受命，逐之而立鄂侯。是再舉也。桓王元年，莊伯伐晉，而鄂侯敗之，乘勝追之，焚其禾。此事不見於左傳，而史記有之。曲沃懼而請成，是三舉也。二年，莊伯合鄭邢之師，請王旅以臨晉。鄂侯奔隨，而晉人立哀侯以拒之，是四舉也。三年，晉之九宗五正復逆鄂侯入晉，使與哀侯分國而治，其不忘故君如此。十二年，陘庭召釁，哀侯被俘，晉人立小子侯以拒之，是五舉也。十六年，曲沃又誘小子侯殺之，而周救之，晉人以王命立哀

侯之弟是六舉也於是又拒守二十七年力竭而亡而
猶需賂取王命以脅之始得從然則以爲將叛而歸者
豈其然乎當是時曲沃豈無禮至之徒而要之九宗五
正不可以潘父及陘庭之叛者槩而誣之是則華谷之
言確然不易者也故近日平湖陸氏曰素衣朱襪從子
于沃蓋發潘父輩之陰謀以告其君使得爲防也彼其
之子則外之也

問朱竹垞曰劉向所述皆魯詩未知果否其亦有所據
否

答劉向是楚元王交之後元王曾與申公同受業於浮
邱伯之門故以向守家學必是魯詩然愚以爲未可信

劉氏父子皆治春秋而歆已難向之說矣安在向必守交之說也向之學極博其說詩考之儒林傳不言所師在三家中未敢定其爲何詩也竹垞之說本之深寧然以黍離爲衛急壽二子所作見於新序而先儒以爲是齊詩則不墨守申公之說矣

問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朱子曰近辭也其義頗不可曉李厚菴曰往保南土王舅是近亦是強爲之詞嚴華谷訓作已皆難通幸明示之

答華谷之釋卽朱子之釋也蓋毛傳本訓作已康成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孔疏嘆而送之往去已此王舅也近已其聲相近陸氏釋文近讀作記是華谷與

朱子本同也。按詩彼其之子之其，一作記亦有用本字者。園有桃詩也有轉作忌字者。大叔于田詩也有轉作近字者。是詩是也。往近猶云往矣也。朱子用其解而遺其音，以致後人不曉，而厚菴則不知而漫釋之。

問兼葭之詩序曰刺襄公也。朱子曰不知其何所指。厚齋則曰感霜露也。近日李天生以爲秦人思宗周在水一方，指洛京也。竹垞稱之謂前人所未發，而先生曰亦曾有道過者敢問所出。

答天生秦人，以是歸美秦俗之厚。在天生固屬自得之言，而魏仲雪早嘗及之。其曰秦人不復見周室威儀而隱然有美人之感也，然則以序參之曰刺襄公者亦是。

蓋試讀秦風急公勇戰之意固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兆而寺人媚子亦屬景監趙高之徵先王之有勇知方者不若是也詩人以是益睠懷於故國也朱謀瑋曰是故老之遁跡者刺襄公不能招致之亦互相發也厚齋之言更蹈空

問南軒於渭陽之詩何責康公之深也

答宋儒每多迂刻之論而宣公最少若此條則犯之矣令狐之役晉負秦秦不負晉也康公之送雍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是以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卒依然渭陽之餘情也晉人乞君秦人答之有何覲覲而以爲怨欲害乎良心則似不讀左傳矣如宣公言將晉人召雍而

康公畱之不遺乎。以是爲論世。則不可謂非一言之不知也已。

問左傳楚子之言。以賚爲大武之三章。以桓爲大武之

六章。以武爲大武之卒章。杜元凱曰。不合於今頌次第。蓋楚樂歌之次第。孔仲達曰。今頌次第。桓八賚九。按毛傳。八九之次未聞。

答仲達蓋取三十一篇合數。其所告於武王者。而次第

之。皆以爲大武之樂。昊天有成命第一。毛傳不以爲兼

時邁第二。執競第三。毛詩不以爲兼祭有瞽第四。載見

第五。武第六。酌第七。桓第八。賚第九也。然以序攷之。則

似止以於皇武王一篇爲武。并賚與桓皆不以爲武也。

況酌卽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內則。則不在大武之內。而昊天執競二詩。確是康王以後之詩。則是三六之次。固非八九之次。亦非也。且武在第六。何也是所當闕者也。
問 漆水有三。而見於經者。惟鄭之漆。先生以爲祇二漆。鄭之水當作潛。是據說文。不知他尚有所證否。

答 漆水在說文。以出桂陽之臨武者當之。而水經注汝水篇。亦有出平輿之漆。所謂二漆者也。鄭之水。說文本作潛。水經亦作潛。說文引詩亦作潛。水經引國語亦作潛。以是知古文皆不作漆也。故陸氏釋文亦疑焉。今以其音爲漆。而遂濶之。盡改詩及春秋內外傳。并孟子之潛。皆作漆。誤也。故水經注雖多譌謬。然不可廢者。此類

是也。潛水一名鄆水，故檜國也。程克齋因此以爲一名潛水，則又非也。潛水在河東，見水經注汾水篇。而潛水在淮南，亦一名潛，以潛爲潛，豈可乎？克齋精於釋地，不知何以失之。

問亭林先生謂薄伐玁狁之太原，非尚書之太原。按朱呂嚴三家皆以爲卽今陽曲，而亭林力非之，是否？

答亭林是也。周之畿內自有太原，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若以晉之太原當之，則踰河而東，以料民於藩國，有是理乎？爾雅廣平曰原。公羊傳上平曰原。尚書大傳曰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蓋太原字義，原不必有定在。春秋說題辭，高平曰太原。斯平涼一帶，所以亦有太原之名。

先儒所以謂太原爲陽曲者，孔穎達曰：杜氏謂千畝在西河之介休，則王師與姜戎在晉地而戰。按左傳：晉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則千畝似晉地也。而九域志：古京陵在汾州，宣王北伐獫狁時所立，則亦以太原爲晉陽也。予謂周之畿內，蓋亦別有若干畝者，非卽西河之介休。其時晉人或以勤王至畿內，戰于千畝而成師，生亦未可定。蓋千畝乃籍田，亦應在畿內，不應渡河而東，卜地于介休，是皆當闕如者也。

問：漆沮二水，禹貢與詩並有之，然其說不一。漢志：石扶風有漆縣，漆水在西，東入渭。關中十三州志亦同，是漆水也。水經：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入洛，是沮水也。王

厚齋曰據此則沮自沮漆自漆而孔氏引水經沮水俗
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此則名稱相亂諸家以爲扶
風之漆與北地之沮當爲二扶風是漆水北地是沮水
之一名漆沮水者蓋扶風之漆至岐入渭在豐水之上
流而尚書渭水會豐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乃在
豐水之下流是書之漆沮非詩之漆也詩之漆沮是二
水而書之漆沮是一水卽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
而尚書之漆沮入渭孔安國謂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
卽洛也又何入之有當闕之以俟知者以厚齋之精於
釋地顧終不能定此惑不知先生之說詩說書說水經
何以和會而折衷之

答漆是漆。沮是沮。洛是洛。三水各有源流。無可疑。不得混而爲一。然漆入沮。故世有呼沮水爲漆沮水者。漆沮皆入洛。故世有呼漆沮水卽爲洛水者。段昌武嚴粲之說。所由疑也。段氏竟謂漆沮有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非也。程泰之曰。沮水按宋氏長安志。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之正派也。漆水按宋氏長安志。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漆沮會合之地。而洛水出自北地歸德縣。臨戎夷中。至馮翊懷德縣入沮。懷德者。今同州之衙縣也。然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合於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於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

同州而始合。秦之所言視厚齋爲了當。前人疑入渭入洛之異者。不知入洛則由洛以入渭矣。杜岐公曰。謂漆沮爲洛者。以三水合流也。此最足釐括。若張守節曰。漆沮二水源在雍州之西。其名洛水者。源在雍州之東。此實段氏嚴氏之疑所由出。不知洛水本在漆沮二水之東。其後由東而西。遂合爲一。又何害乎。唯是洛水之名始見於周禮職方氏。秦之以爲秦漢時始有此水。則不審。

問道元於漆水篇引禹本紀之文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逕漆沮。入于洛。其言與禹貢悖。

答禹本紀乃太史公所不采。然是亦必非禹本紀之文。

以禹時尚無北地之洛水也。卽以職方而後之水道言之。洛入渭。不聞渭入洛。禹本紀安得爲此言。道元好采異聞。以示博。而不審真妄。嘗有此失。

問據道元。則濁谷水亦謂之漆水。而又引柒渠水之入岐者。以存疑。然則漆水自不止一水也。

答漆水或有同名者。固未可定。然尚書及詩所指漆。則皆是一水。不必楓。小水以亂之。

問厚齋不特謂漆沮二水有二。并謂洛水有二。其說亦本之括地志。不知是否。

答是非括地志之謬也。乃張守節之謬也。括地志曰。洛水出慶州。至華陰入渭。卽漆沮水。而張守節辨之曰。非。

古公所度漆沮，厚齋因本之，引易祓曰：漢志馮翊之懷德，荆山在其縣西，正洛水之源也。是卽禹貢之漆沮。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白旋山，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南流至同州澄城縣，其去懷德亦近，則大謬矣。洛州出於慶州之白旋山，至懷德之荆山而入渭，今以荆山別爲一洛之源，豈非嚙語？厚齋謂雅詩瞻彼洛矣之洛，是雍州之洛是矣，而忽有此失，不可解也。

問先生謂鄭之漆水，古文作澮，秦之沮水，古文作澮，皆本說文。按今水經，漆作澮，而沮不作澮。

答舊本亦自作澮，今誤耳。小司馬索隱引水經，澮水出北平直路縣，是唐本之不悖於說文者也。說文曰：北地

瀘水。虞聲。漢中沮水。且聲。其了了如此。蓋沮水有三。一是沔漢之沮。一是沮漳之沮。亦作唯。一是澠沮之沮。而地志元氏縣下沮水。是泝水之誤文。不知尚書毛詩史漢水經。何以一變而關中之瀘。皆盡誤而爲沮。

問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序曰刺康公用兵也。詩無刺意。其說固非。朱子引蘇氏曰。秦本燭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此蓋以小戎諸詩之意申之。其說似勝於序。而先生曰。穆公之詩。何所見與。

答 讀詩。則所謂王者。是指時王。非先王也。蘇氏之言。未覈。况其曰與子。是明有同事者。蓋當襄王在汜。穆公師於河上。將以納王。其曰與子。指晉人言之也。故曰同袍。

同仇同澤同裳穆公是舉最佳不知何以竟爲晉人所辭而中道歸去晉人固謫欲專勤王之勛而穆公拙矣然其心則固可取也予嘗謂穆公生平之事惟此舉足傳

問唐風杖杜章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其與魏風彼汾章彼其之子殊異乎公行疑皆是諷晉之無公族也先儒曾有言之者否

答東萊呂氏嘗言之蓋晉人亡國之禍遠在二百餘年之後而實兆於此晉自桓叔不逞弑宗國之君者五而後有晉其心惟恐宗室之中有效尤而出者故獻公今日殺富子明日殺游氏之二子尋盡殺羣公子以士蔣

爲密勿之功臣，而不知轉盼間，驪姬殺申生矣。逐重耳夷吾矣。詛無畜羣公子矣。乃又轉盼間，三公子之徒殺奚齊矣。殺卓子矣。夷吾立，幾殺重耳矣。重耳殺圉矣。以重耳之賢，不能革此淫詛，四散其諸子，轉盼間，爭國樂死矣。雍逐矣。黑臀繼靈，周繼厲，俱自外至，於是以六卿之子弟充公族，是彼汾之詩所爲刺也。而要皆獻公啟之。啟獻公者，桓叔也。春秋之國如楚如衛如宋如鄭皆得宗卿之力。魯之三家雖不道，然終未嘗篡國。晉用六卿而先亡，齊用田氏而先亡，豈無他人之謂也。或疑唐魏之詩無及獻公以後者，則甚不然。變風終於陳靈，何以唐魏二國獨無乎。

問顧亭林謂唐叔所封以至翼侯之亡疑皆在翼不在
晉陽然則燹父何以改國號曰晉乎唐城畢竟安在
答旣改唐曰晉則其在晉陽可知然亭林之言亦自有
故難以口舌辨也括地志所述唐城有二一在并州晉
陽縣北二里是太原之唐城一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
里是平陽之唐城相去七百餘里而史記晉世家謂唐
叔封於河汾之東則當在平陽張守節亦主此說若太
原則在河汾之西矣故亭林疑唐叔本封在翼者以此
故也但燹父之改唐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而詩譜
明曰穆侯始遷於翼則史記所謂河汾之東者未可信
矣而平陽亦有唐城者蓋必旣遷之後不忘其故而築

之如後此之所謂故絳新絳二絳異地而同名耳。至於晉自唐叔以後靖侯以前年數且不可考。何況其他。則其中必累遷而至翼亦必無一徙而相去七百餘里也。亭林於括地志之唐城引其一遺其一則稍未覈也。

問竹村馬氏曰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宴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主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主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

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諷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閒歌、合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專有其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

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而不相合者。不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今如儀禮及穆叔所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禮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竹村之疑。前人所未及也。何以晰之。

答以古禮言。則必每樂各有所歌之詩。但今不可得而盡攷。以春秋之世之禮言。則容有斷章而取義者。原本必盡合於古。此雖於經傳無明文。而可以意推而得之。

者也。但鄉飲酒禮所歌亦正不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亦正不必車攻吉日之屬。則以其義之所該者大。陳晉之曰。鄉射升歌鹿鳴諸詩。所以寓君臣之教。笙奏南陔諸詩。所以寓父子之教。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合樂三終。歌二南諸詩。所以寓夫婦之教。然則因一事而兼羣義。有不盡泥其事者矣。其與春秋時賦詩之禮。又自有不同者。不必如竹村所疑也。但雖不必泥其事。而未嘗不專有其詩。以司樂者各有所屬故也。若賦詩言志。如荀偃所云不類。蓋指攜貳之詞耳。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四

三傳問目答蔣學鏞

問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以成危事故左傳以白圭之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顧亭林曰以王法言之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枯菴之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不可謂非義也然則叔仲惠伯更非荀息之比而亭林反詆之何哉

答 惠伯豈是荀息之比蓋其所傳者應立之世子既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是死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今求聖人所以不書之故而不得乃妄詆之則亭林之謬

也亭林之前亦有揚人馬駢曾爲此說皆不知大義者也苟息在晉其料伐虞之事固知者然卽其知而言之亦非能導其君以正者不過徇其吞并之私而行其狙詐已耳及其老而耄以身殉亂聖人所以書之以爲猶愈于里克丕鄭之徒也非竟許之也若惠伯則眞忠也假如亭林之言必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俛首唯阿往來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而後謂之識時務與賢如行父尚且不免而惠伯能爲中流之一壺後人乃從而貶之則天地且將崩裂矣當付托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時勢與其才力足以集之而後可也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竟得成事而

適以亂濟亂者里克是也。又不如死之愈也。然則惠伯何歎乎。曰。惠伯以宗臣居師保。倘責其疏忽。不能豫測襄仲之逆。而弭奸除賊。則或惠伯之所服也。雖然。季友先去叔牙。竟不能去慶父。則事固有難以求備者。聖人論人。不如此之苛也。且夫惠伯之死。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豈非宣公亦憐其忠。襄仲亦自慚其逆。行父之徒。終有媿於公論。而卒全其祀乎。然則當時之亂賊。且許之。而後世人妄誡之。吾之所不解也。曰。然則聖人之不書何也。曰。其文則史。是固舊所不書也。聖人無從而增之。而况既諱國惡。不書子赤之弑。則惠伯無從而附見。曾謂惠伯反。不如苟息者。真邪說也。

問 葛宏諸侯以城成周衛彪侯曰葛宏其不沒乎國語有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此言蓋推周人殺葛宏之張本果爾則葛宏固周之忠臣也何以貶之

答 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葛宏之死求其先兆而不得則以此當之其說在外傳爲尤詳然可謂誣妄之至假如其言則是人臣當國事將去必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皆有天殃宇宙更無可支柱之理成敗論人之悖一至於此唐柳子厚呂化光牛思黯已非之矣雖然吾於葛宏之事亦有疑焉左氏言周之劉氏晉之范氏世爲婚姻故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事定趙鞅以爲討周人乃殺葛宏以說夫范

中行之構難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叛則同及范中行既不克而伐公宮攻都邑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猖狂已甚萑宏周室之忠臣也將扶國命於既衰射狸首以詛諸侯之不廷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得有其大夫今不能助晉討賊而反從而城之是則萑宏之失也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戍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救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倒行逆施之事是以穆叔雍榆之役春秋善之與國尚然況天下之共主乎況敬王之入晉也崎嶇伊洛之間其幸而得

濟晉之力也而忽左袒於其叛臣是則萇宏之失也雖然細覈之則亦未必信然也夫當時之助范氏者齊也衛也鄭也而周無聞焉周之力亦非能以兵爲助者也不過劉范婚姻或有通問往來而已趙鞅悍矣然終不能得志於齊衛諸國而區區守府之周則敢從而討之是鞅之悖更不可問也故萇宏之死吾終疑其有屈蓋劉范以婚姻有連染而宏不過劉氏之屬也晉人之討乃在劉而劉竟以宏當之其罪未必在宏也宏之忠勤其在劉必爲同事者所忌而因借是以陷之故其血三年而化碧而左氏無識并其城成周而亦貶之則其碧千年不可滅矣韓非謂叔向讒萇宏出於不考是時叔

向之死久矣而其以讒而死則事之所或有也

問楚莊入陳諸家皆以討賊與之獨東發先生貶之其大要謂夏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辰陵之盟弑已及年何以不討向來讀春秋者未嘗計及于辰陵之役直至東發始及之楚莊既欲討陳何以先與之盟誠不可解也

答東發挾出辰陵之盟可謂善讀經者然於既盟而又伐之隱情尚未之得也夫是時楚方與晉爭陳爭鄭以爭宋總是求霸亦何討賊之有果討賊乎辰陵之盟陳成公正在會畱之而與共討夏氏可矣更進於此并責成公以不能除不共戴天之仇廢之而以兵入陳除夏

氏置君焉則王者之師矣何以親執牛耳與之誓神成禮而退夫霸者之制嗣君雖有罪得列於會則不討非王制然亦春秋之例也是楚莊之無意伐陳可知也然則何以不久而伐之曰陳成公仍叛楚而卽晉意當時當國者必夏氏則主從晉者亦夏氏故楚莊必取夏氏而甘心焉而納孔寧儀行父以撓其權不然二人者逢君之惡而陷靈公于死其罪大矣夏氏宜討而二人之奔楚久矣辰陵之盟何以不納至是而始遣之也然則以爲討賊真贖贖者矣曰旣縣之而又封之何也曰是亦別有故焉而左氏以爲申叔時之諫亦附會之談也家語并附會於孔子之稱之皆非也蓋是時陳成公

尚在晉楚果縣之晉人未必竟束手也則爭端起矣故
不若因而封之則陳自此必不敢更叛楚矣是則所以
封之者終以晉之故也吾於是嘆聖經之嚴也大書辰
陵之盟而其義見矣然而左氏則昧矣

問據史記則夏氏弑君自立成公以太子奔晉楚人迎
而立之也而不見於左傳何也

答是史記之誣也夏氏未嘗自立成公已豫辰陵之盟
何嘗以太子出奔乎使謂夏氏自立則辰陵之盟孔子
豈肯書爲陳侯可不辨而明也

問經書陳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而楚葬
之則楚亦可稱矣

答陳公已卽位靈公安有不葬之理是蓋楚假討賊之名爲之改葬而通告於諸侯者旣告則書之亦非褒也

問

越境乃免之說春秋人託之於孔子者先儒多已非

之先生以爲陳文子之去他邦遽伯玉之出近關皆爲此說所惑後世人臣不可援以爲例夫宣孟之罪世所知也文子則亦在可疑之列者也獨伯玉似不可同年而語故近有閩人郭植再三爲之申雪願先生詳論之

答

伯玉乃孔子所嚴事愚豈敢妄議之然近關再出終

不無可疑也伯玉位在庶寮其力固不足以誅孫寤卽其地亦非能通密勿有聞卽可入告者故凡責伯玉以不討賊不死節皆屬不知世務之言伯玉所處不能討

賊亦不必定死節也唯是伐國不問仁人則聞孫寧之
謀而去固義所宜而既去而卽返則義稍未安蓋父母
之邦雖不忍棄而與亂臣賊子比肩旅進則君子寧棄
父母之邦而不居矣卽令返亦何可以再仕吾傷伯玉
之賢生遭亂世所遇大故不一而足視其君之出入生
殺如奕棋而乃以近關之出爲定算禍作而去禍止而
返仍浮沉於鴟鴞檣杙之羣以是爲潔身則似於義固
有歉也故郭氏之言但知附會伯玉而不知爲後世人
臣峻去就之防者也唯是伯玉之年齒則固有可疑者
獻公之出當襄公之十四年又八年孔子始生而其時
伯玉已與聞孫寧之事則必其人名德已重然後孫寧

思引以共事蓋最少亦當三十矣乃又歷一十八年爲襄公之三十二年又歷昭公之三十二年定公之一十五年至哀公之元年孔子再至衛主於其家則上距孫甯逐君之歲已六十有六年伯玉當在九齡以外而史魚猶以尸諫而引之南子尚聞其車聲而識之則猶未致仕也伯玉卽如此長年必不如此固位是大可疑也故吾竊意近關再出不知何人之事而誤屬之伯玉以是時伯玉必未從政也

左氏書中以九十餘歲老人尚見于策者一爲吳季子一爲齊

鮑文子皆可疑而伯玉尤甚

問

宋之盟楚先歆而經仍先晉左氏以爲晉有信也孔子脩春秋其文則史豈有自取諸侯之次第而竟改之

者是謬說也。然則楚未嘗先歆與？楚先歆而經何以先晉與？

答善哉問也。若以有信遂先之，則前者清邱之盟，唯宋有信，何不加宋於晉上也？蓋當時在會之坐次，本晉爲先，而楚次之。經文所書會之序也。及盟而楚人爭先，則楚駕於晉矣。而經文不複出，但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則楚之先無從見矣。試觀旣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而趙孟爲客，則晉仍先楚，以堂堂首歆之子木，至是不能爭也。則諸侯本先晉之明驗也。若謂孔子所欲先卽先之，則安有斯理？是開宋儒迂誕之說者左氏也。問然則使楚竟駕晉於會，春秋將遂先楚乎？

答是又未必然也。春秋固不敢擅改載書之次第。然畢竟須重王爵。晉自文公以來。天子命之爲霸。非楚人所敢望也。是以黃池之會。吳竟駕晉矣。然春秋書曰公會。晉定公及吳夫差于黃池。則內外進退之旨了然可見。使宋之會亦若此。則書法亦若此矣。聖人經文之妙如此。然後知春秋雖不予晉。而如郝氏毛氏妄謂春秋最惡晉而許楚者。妄也。

問孔子之卒。杜氏謂四月十八日乙丑。非已丑。五月十二日乃已丑。然史記孔叢皆作已丑。與左氏合。則恐是杜氏長歷之訛也。吳程以大衍歷推之。乃四月十一日。不知誰是。

答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間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六月朔爲庚寅七月八月朔爲己未己丑九月十月朔爲戊午戊子十一月十二月朔爲丁巳丁亥次年正月二月朔爲丙辰丙戌三月四月朔爲乙卯乙酉五月六月朔爲甲寅甲申七月八月朔爲癸丑癸未九月十月朔爲壬子壬午十一月十二月朔爲辛亥辛巳而閏月及次年正月朔爲庚戌庚辰二月三月朔爲己酉己卯四月朔爲戊申是四月十八日乃乙丑也若四月十一日乃戊午也杜氏似不謬宋潛谿謂是年四月壬申朔則謬矣

問叔孫莊叔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今考莊叔之子一僑如一豹而無虺何也。

答永樂大典中尚載有春秋世系世譜諸書。世間所無。愚嘗考之。蓋叔仲昭伯乃虺也。據杜氏則昭伯名帶。左傳帶之名見於策。或者本名虺而後改爲帶。歷攷左氏史記世本。其有二名者亦多。叔仲氏出惠伯。惠伯卽莊叔之庶兄也。死於子惡之難。其帑奔蔡。已而復之。虺卽惠伯之子。莊叔以其猶子而名之。未可知也。世系以虺爲惠伯之子。世譜則以爲孫。如左傳所云當是子也。

問屠岸賈事之誣。孔穎達於左傳疏已辨之。容齋東萊

深寧又辨之。可以無庸置詞。獨西河謂史記年表所書原盡與左氏合。而世家則必采異聞。是必年表成於譏。

而世家成於遷故有互異今考之年表並無所謂合於左傳者豈西河曾見舊本而今所見多脫落乎

答年表之易有脫落固也愚考之晉世家景公三年下宮之禍徐廣曰按年表朔將下軍救鄭及誅滅皆在是年則舊本年表固有之而今本脫落但正與世家合不與左氏合西河好作偽每自捏造以欺人如此蓋不可勝數也

問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而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然世卿亦未嘗無益於國何道而持其平

答春秋之時兵枋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

君分將而管仲亦終不得豫也。邲之戰，孫叔亦不得主兵事，斯庶姓所以終不能抗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隳都，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廢。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苟無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衛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

問：秦誓皆以爲敗穀歸後所作，史記則以爲王官之役封尸歸後所作，誰是？

答：似當以史記爲是。蓋穆公敗穀悔過，則不復興彭衛。

之役矣。何至於三出及王官之役，亦無大捷，不過晉人以其憤兵，不復與校，而穆公藉此自文，以爲稍挺。及其封尸發喪，不覺有媿於中，而爲此誓。然次年又伐戎，則終未嘗踐此誓也。

問晉文公初入國，受王命，設桑主。韋昭曰：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虞主用桑。天子於是爵命世子，卽位受服。文公不欲繼惠懷，自以子繼父位，故行踰年之禮，是否？答是乃大非禮。文公以惠公之欲殺之也，又以懷公之脅其從亡之臣也，舅犯又以狐突之死，恨之深，故如明代革除之禮，而趙衰司空季子賈它之徒，亦非能真識典禮者，所以有此大惠公之立，非草竊蓋亦天子所嘗

命之者而惠公亦頗有伐戎救周之勛雖其後敗韓聲望頓喪然王命不可滅也命惠公者亦襄王命文公者亦襄王革除惠公是卽革除王命矣而可乎然則當如何曰文公自不肯繼惠公然正不必設桑主也是所謂欲行典禮而適以成不學無術之謬者內史與猶從而極譽之所謂以成敗論人者先儒嘗稱司空季子之論姓以爲知古予謂如季子者適以掌故成其佞蓋其論姓乃以勸納辰嬴也辰嬴無論曾配懷公卽其未配乃穆公之女便是文公之甥而可納乎又何咎乎楚成王也

問富辰言密須之亡由伯姑韋昭疑文王滅密不由女

愚以爲或別有一事是否。

答是也。蓋指恭王所滅之密。其事卽見外傳。恭王游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從之。伯姑始卽三女中之一也。富辰所指鄆鄆。時息鄆廬皆周時所亡之國。則非文王所伐之密。

問申生之死。諡爲共君。韋昭曰。諡法旣過能改曰恭。公以此諡竊恐獻公未必肯加申生以諡。故昭以申諡當之。檀弓孔疏。則諡法敬順事上曰恭。是佳諡矣。誰加之。答當是惠公改葬時加之。非獻公也。獻公坐申生以不孝。豈復加諡。亦豈以其一死而謂之改過。是韋之謬。孔說是也。

問友之詩見於外傳亦武王克商所作疑亦大武諸章之一而今周頌無之豈孔子所刪耶

答友之爲名頗與賚桓武諸章相似然周初頌樂如樊遏渠諸名目皆別用一字成王之樂又曰酌不可曉也據外傳言則友是飢歌乃樂之少章曲者則不在大武諸篇之內矣今周頌無之亦難強爲之詞也

問晉文公之入國十一族掌近官晉卽司空季子也籍卽籍父之先也狐則咎犯兄弟箕卽箕鄭也欒卻先韓卽後之世卿也羊舌則職也董卽因也而栢無所考敬質之

答栢與伯通蓋伯宗之先也

問韋昭注外傳晉賈宅狐偃之子太師賈季也公族姬姓食邑於賈字季按內傳則賈宅似又是一人

答韋氏誤也晉故有賈氏七與大夫之中有行賈華是也蓋故是晉之公族賈宅在從亡諸臣之列公孫固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宅則與咎犯等夷非父子矣狐氏雖亦姬姓然戎種非公族也至咎犯之子始稱賈季而其氏仍以狐是猶之士會稱隨會也襄公之世趙盾將中軍賈季佐之而陽處父爲太傅賈宅爲太師二賈同列計其時宅爲老臣而季新出安得合而爲一也

問杜氏注左傳謂陸渾之戎卽姜戎姜戎卽陰戎又卽

九州之戎不知是否

答以左傳諦考之姜戎卽陰戎陰戎卽九州之戎而似非陸渾之戎蓋以戎子駒支之言叅之昭九年詹桓伯之言則姜戎卽陰戎無可疑矣而九州之戎在晉陰地見于哀四年則九州之戎卽陰戎無可疑矣杜氏曰陰地自上洛以東至陸渾則似乎卽陸渾之戎而實非也姜戎世爲晉役不他屬而陸渾則頗兼屬乎楚故昭十七年爲晉所滅至哀四年陸渾之滅已久而九州之戎仍見於傳則其非陸渾可知蓋陸渾左近之戎而非一種觀左氏所云楊拒泉皐伊洛之戎在渾陸未遷之先則其地本多戎蠻大抵姜戎最近晉陸渾之戎則近楚

唯近晉故殺之役晉得於倉卒中徵師唯近楚故荀吳之滅之取道於周託言有事於洛與三塗唯近晉故蠻氏之亡蠻子奔晉唯近楚故陸渾之戎之亡陸渾子奔楚雖地本相接而各有所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最先次之則陸渾之戎秦晉所共遷姜戎則晉所獨遷晉霸之盛諸戎皆嘗受命成六年晉人侵宋有伊洛之戎有陸渾有蠻氏三部俱與於役其後陸渾始屬楚

春秋外傳宣王敗績於姜氏之戎卽姜戎也戰於千畝則是時之姜戎深入近鎬京矣而內傳昭九年言姜戎本居瓜州又言秦人逐之居瓜州大抵周之盛時姜戎本安置瓜州宣王之時則已內遷及秦人有岐西又逐

之還其故土而晉惠公招致之使居晉之南境也

晉之南境爲姜戎晉之東境爲草中之戎與酈戎晉之北境爲無終諸戎而姜戎自南境接於西境故得要秦師也以狄而言晉之北境爲白狄其東境爲赤狄而酈戎亦稱酈土之狄大畧晉四面皆戎狄而亦用之以爲強故襄公用姜戎悼公用無終之戎成公剪赤狄景公同白狄以伐秦平公用陰戎獻公剪酈土之狄而惟白狄最久至春秋之末爲鮮虞至七國爲中山

問葵邱有三其一在齊卽管至父所戍地其一在陳畱之外黃卽桓公所盟其一在晉見于水經注然率孔論桓公之盟以爲西畧則似非陳畱之外黃也

答杜預以爲外黃亦有以爲汾陰之葵邱者而杜非之
以爲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豫之理
杜言亦近是然愚則竊以爲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爲陳
畧是仍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
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爲會于晉
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至於晉侯已經赴會以宰
孔之言而還而是歲獻公亦卒桓公爲之討亂置君則
宰孔以爲不復西畧者其言虛矣左氏成敗論人而不
顧其言之無徵一至於此然則葵邱爲汾陰之葵邱方
合

葵邱之會叛者九國是公羊之妄語是役也在會者尚

無九國之多。誰爲叛者。故徐彥以厲等九國當之。是妄語。公羊之言。蓋亦因晉侯之中道而返而附會之。

問春秋之世。陳宋二王後。故有太宰。吳楚僭王。故有太宰。魯亦有太宰。而鄭亦具六卿。然竊有疑焉。趙武以冢宰稱子皮。是執政也。而蕭魚之役。石龜以太宰爲伯有之介。則又卑矣。是何也。

答是時侯國雖置太宰。然執政終以司徒。如宋之六卿。其聽政者司城也。鄭亦然。故子孔以司徒當國。況是時鄭之六卿皆七穆也。石龜非但不在七穆。且疑是庶姓。則其卑宜矣。趙武以冢宰稱子皮者。是泛舉上卿之官以稱之。不足泥也。蓋司徒以下三卿是王官。故雖有太

宰而終處其下。卽楚之令尹司馬亦在太宰之上。故春秋侯國之太宰非執政也。

問鄭之三卿亦可疑。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則司徒在二卿之下矣。是何也。

答非也。是因子駟子國子耳同死而牽連序之。非其官之序也。試觀戲之盟。則其序首子駟。次子國。次子孔。而次子耳矣。蓋子孔是公子。子耳是公孫故也。是又以其行輩序之。及子駟死。則子孔以司徒當國矣。

問宋儒以子程子爲稱本於公羊傳。亭林不以爲非。而西河力詆之。孰是。

答是在明莊烈帝已嘗詰之。謂以子程子爲尊稱。何以

不稱子孔子何以不稱子孟子不始自毛氏也然毛氏所難亦未悉攷之宋人如張橫浦自稱子張子王厚齋自稱子王子則固不盡以爲尊稱矣唐人劉夢得亦自稱子劉子又先乎此是卽公羊傳中自稱子公羊子之例也更遠考之荀卿稱宋鉞爲子宋子王孫駱稱范蠡爲子范子是皆平輩相推重之詞不以師弟也顧氏據公羊所言特其一節耳

問許田之許厚齋引劉氏以爲魯境內地以居嘗與許証之嘗亦魯近地也是否

答此則厚齋之誤之了然者當時鄭與魯易地各從其便泰山之祊近魯而許田近鄭故互割以相屬若許田

亦近魯則鄭何畏於魯而以之相媚乎魯頌之言特祝
禱之詞不以遠近校也此求異於前人而失之者

問左傳宣十一年楚封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徐
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裴駰曰左傳不言夏州
所在酈元于水經竟系宛邱則是仍在陳都非以歸楚
者也其謬明矣厚齋引車允所撰桓溫集序曰夏口城
上數里有洲名夏州正義曰大江中洲也夏水口在荆
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厚齋之證似佳

答未可信也夏汭再見左傳卽夏口也夏汭蓋以夏水
得名而夏州則以夏南得名各有緣起不可牽合者一
也考烈時楚已弱由江陵而東遷矣江陵已入秦夏州

猶待兵取必另是一地不可牽合者二也杜元凱官荊州其所闕如必其所不可考者不可曲爲牽合三也故曰酈元自謬厚齋亦非

問 冷州鳩對大武之樂其第四終曰羸內韋昭無注世本有饒內是舜所居一作姚墟帝王世紀作媯墟杜岐公曰卽周語之羸內音媯墟也是否

答 此說可疑謂饒內卽姚汭可也音相近形相通也謂姚墟卽媯墟可也姚媯本一姓也若謂姚卽音羸于古無見且羸內卽果是媯汭據尚書或以爲二水名或以爲一水名俱未可定如何卽以爲大武樂中一終之名岐公非妄言者況王厚齋又述之必別有據惜其語焉

而不詳今亦無從得博物者而正之以雍州無瀛水之名也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卷五

三禮問目答全藻

問方侍郎望谿云古人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承者王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爲其子置師疑傅承阿輔保拂之官拂卽弼而劉歆竄入文王世子以見其爲二帝三王之舊制胡他書更無及此者然否

答以三代之前並無四輔之官其說是也若以爲劉歆所竄入則未然蓋侍郎不讀雜書頗類程子卽如史漢侍郎但愛觀其文章而於考據則弗及也四輔之名見於尚書之洛誥而益稷篇之四隣史記作四輔尚書大

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承左曰輔右曰弼
天子有問而無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
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是言四輔之官之始
也賈太傅新書引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天子以道者也常
立於前是周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
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誠立而惇
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
於左是太公也博聞而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
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按其文稍
與大傳不符而大畧則同漢書谷永公車之對曰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仕業傳訓王音曰周召分陝並爲弼疑是皆本賈傳之言也孔鼓子曰疑承輔弼謂之四近是豈皆劉歆之所竄與故不可以王莽所常用者而竟以之罪歆也然而秦漢以上則固無此官也若謂周召望佚常爲之則何以不見於尚書之周官草廬因不得已而爲之辭以爲三公是周制四輔是唐虞以來之制則又何以不見於二典乃援四隣之文卽指爲四輔以爲古制誰其信之又援周官師保之名合之疑承而芟去輔弼以爲周制又誰其信之故侍郎以爲絕無此官者是也特不可以爲劉歆竄入也愚嘗謂爲此說者蓋在周秦之間文獻譌失好事者所造作故伏勝賈誼

皆記之。再考甘石星經有云天極星旁三星爲三公。後句四星爲四輔。斯則出於伏賈之前者。然則其爲七國時人之說固無疑也。至於漢唐經師又原不盡同。星經之說是以洛誥四輔。孔安國以爲四維之輔。而正義以爲周公事無不統。以一人爲四輔。唯安國孝經注天子爭臣七人。以三公四輔當之。而邢氏正義已非之。然則文王世子之不足信。古人已早言之。特侍郎竟以他書更無及此。則反失之矣。

問禮記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康成曰。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釋之者曰。正姓如姬姜。庶姓

如三桓七穆是否

答異哉康成之言也。周禮秋官司箴曰：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康成曰：同姓，兄弟之國；異姓，婚姻甥舅之國；庶姓，無親而勲賢者。故王昭禹曰：異姓親於庶姓，同姓又親於異姓，而三揖之禮由此等焉。然考左傳隱公二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滕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魯自周公以至武公，皆娶於薛，不可謂非婚姻甥舅之國。而滕猶以庶姓目之，蓋成周異姓之封如嬀如姒如子，則三恪如姜，則元臣皆族類之貴者。薛雖太皞之裔，而先代所封，又加以弱小，故降居庶姓之列。然則異姓因有貴姓，而始有庶姓，亦不僅以親疎言也。若同

姓則安得有所謂庶姓甚矣康成之謬也何以解大傳
蓋嘗攷之古之所謂姓氏原有別三桓七穆是氏也非
姓也受氏之禮多以王父字爲氏而亦或有以父字賜
氏者國僑之類是也或有及身賜氏者仲遂之類是也
不必高祖始有也而要之皆不可以言姓太史公承秦
項喪亂之餘姓學已紊故混書曰姓某氏儒者譏之若
如康成所云則氏固可以言姓太史公又何譏乎況姓
一定而不易氏遞出而不窮以三桓言之仲孫氏之後
又分而爲南宮氏子服氏叔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叔仲
氏季孫氏之後又分而爲公鉏氏公甫氏諸侯不敢祖
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則仲慶父叔牙季友實三桓之

始祖也。始祖爲正姓。將無以三公子所受之氏爲正姓耶。則正姓卽庶姓矣。倘仍以姬爲姓耶。則正姓并不出於始祖也。若敬叔諸家所受之氏。是又庶姓之小支也。姓固如是之不一而足耶。此康成之言之必不可通者也。至于大傳所云別姓。竊疑非卽下文繫姓之姓。姓者生也。庶姓卽衆生。蓋謂支屬別於上。婚姻窮於下。故疑若可以通嫁娶而無害。至下文繫姓弗別。始指所受之姓而言。康成合而一之。遂謂繫姓之外。又別有所別之姓。而所繫者出始祖。所別者出高祖。姪矣。歸安沈編脩榮仁亦以予言爲然。

問文昌第四星曰司命。周禮亦有司命之祭。而祭法列

之七祀然則今之祀文昌者未爲無據先生力言其謬何也

答星宿之名多出於甘石以後而緯書又從而潤之皆不足信是以康成亦自支離分別謂大宗伯之司命則文昌第四星之神也祭法司命是督察三命之小神也其神各別唯是三命之說見於孝經緯援神契固誣罔而文昌之名亦不古然且無問其是否同異要之大夫而下無祭天神者故愚不敢脩敬也今世文昌之祭何所始蓋始於元之袁清容乃吾鄉前輩也事見袁尚寶符臺集而五百年以來遂盛行於是靈言四起謂其爲梓潼人而又有十七世輪迴之說在周爲張仲在漢爲

張良在六國爲姚萇又最後而其姓名爲張亞子又或曰卽張仙也則以文昌之神督察三命之神而忽而入於仙佛之說是狂且所言也乃愚者惑於司命之目曰是乃科舉功名之所升降者爭起而禮之而其祠乃闢入於學宮然國家學校祀典終未之及也則亦可以知其爲淫祀矣故愚自少至長未嘗禮也

問方侍郎望谿謂春秋之世罷政極多獨淫祀則罕聞而先生以爲十二諸侯之淫祀具見於內外二傳願得一一數之以正侍郎之疎

答侍郎不長於稽古故有此言嘗攷周之衰也三禮放失故天神地示人鬼之義不明而妄惑於鬼神之說此

淫祀之所由起。又其甚者。干名犯分。謂之逆祀。其說不
可以更僕罄也。但鬼神之說。始於墨子。故漢志數墨子
之宗旨。凡數條。而右鬼其一也。左氏蓋亦惑於墨子。內
傳載之。不一而足。外傳不知果出左氏與否。而鬼神之
說。則相爲表裏。如杜伯射宣王事。紀之自墨子。而外傳
首載之。夫宣王以非罪殺杜伯。固過矣。然杜伯遂爲厲
以射宣王。則是君臣之義。但在於人。而不在於鬼。爲此
說者。欲以明杜伯之枉。而不知適以成其罪。內傳因祖
其說。以晉人非罪殺趙同兄弟。而其祖父爲厲。則皆誣
謬之甚者。乃或謂以戒人君之妄殺。故公子彭生。渾良
夫等事。不厭其怪。則曲說也。以祭祀而言。神降於莘。統

人祭之以求土非淫祀乎。內傳所紀稍簡。外傳則詳述。內史過之言。謂昭王娶房后。爽德協於丹朱而生穆王。夫丹朱生於房。乃以魅鬼淫其千年以後之女孫而生穆王。則是穆王已非姬氏之種。其誕不必深詰。國之興也。則以契爲元。鳥所生。稷爲巨。人跡所生。其季也。則以穆王爲丹朱所生。爲此言者。當有天刑。而謂周之內史敢以此告於嗣王。以誣其先世。有是理乎。又謂其勸王使太宰帥狸姓之傅氏以祭之。非淫祀乎。外傳但知虢公之祀爲淫祀。而不知內史之所陳。乃淫之大者。他如子產以博物稱。而其勸晉人之襮黃能。亦是淫祀。前此子產謂晉人當修實沈臺駘之祀可也。若夏郊則豈晉

侯之所得祭而忽勸祭之左氏之無識也於衛甯武子之諫祀夏相以爲杞郕何事然則崇伯失祭其於晉人何與甯武子而非也則可不然子產之說荒矣故韋昭亦疑其非謂晉爲周祭之夫子產原謂晉實繼周信斯言也是乃淫祀之兼以逆祀者乎若臧孫祭爰居則尚屬過之小者而柳下已動色力爭使其聞丹朱崇伯之祭不知錯愕更何似也故左氏所載唯楚昭王不祭河是卓然有見者此外則甯武子之諫祭相二百四十年之中不惑於淫祀者二人而已乃有不惑於淫祀而反爲左氏所誚者則子玉也城濮之役河神以孟諸之麋索子玉之瓊弁玉纓此是妖夢謂子玉當恐思脩身以

敬共兵事則可謂其當媚河神以徼福則不可夫子玉
安得有事於河若謂師行所過原有祭其山川之禮則
安得示夢以索幣故子玉之不與猶滅明之不以璧與
蛟也而謂其慢神以取敗是皆淫祀之說誤之也故子
產立伯有子孔之後皆以鬼神立說而亦未甚當伯有
乃子良之孫其先有大功則立後固宜子孔召純門之
師乃是國賊何可立後若但以取精用宏爲說崔慶樂
卻孫寧諸亂臣孰非取精用宏者何以不能爲厲也故
予嘗謂漢人讖緯巫鬼之說實皆始於春秋之世當時
雖子產不免於是墨子之徒揚其波而至今莫之能正
悲夫

問古傳謂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天神地示之祭如何立尸其說難曉

答此是漢人傳聞之語原未可信但天神地示必有配則尸卽以配者之子孫爲之外傳晉平公祭夏郊董伯爲尸韋昭曰董伯蓋姒姓也然則周公攝祭天於郊當以后稷之後爲尸攝祭天於明堂當以文王之後爲尸其謂太公爲尸者妄也泰山不知誰爲配周公未嘗至魯國固無祭泰山之事若禽父以後祭泰山便當以周公爲配齊人祭泰山便當以太公爲配而各以其後人爲尸推之九鎮四瀆皆然此雖其禮不見於經而可以義推而得之者若漢人祭江以伍胥配則非先王之禮

先王之禮。唯諸侯於封內山川。或以始封之君配。而天子祭之。則必取其有功於是山川者。然則三代而後。求合於禮。如蜀人祭江。當以李冰配。楚人祭漢。當以孫叔敖配。孫叔敖。引云夢之數入漢。梁人祭漳。當以西門豹史起配。曹濮之間。祭河。當以王延世王景等配。此其有功者也。是乃合於祭法。伍胥非有功于江者也。若謂其素車白馬而主潮汐。遂以配江。是其說荒忽難信。卽果有之。亦當別祭之。不可卽以配江。世苟有講明典禮之君子。必以吾言爲然。至於春官神示諸祭。各有配。卽各有尸。不知其詳何若。然大抵有功者卽爲配主。其事者卽爲尸。故墓祭則家人爲尸。其餘亦皆可以推而知之。

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而楚滅之先儒謂祝鬻二祭原祇應楚國大宗行之夔不應祀也楚人特借其名以遂其并小之私其說似有據然則凡蔣邢茅遂皆不祭周公乎

答是說也愚初亦主之近而稍疑其不盡然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者同姓之諸侯也若異姓之諸侯則二王之後直用天子之禮樂以祭固得祖天子矣卽三皇五帝之後特不用天子之禮樂而未嘗不祖天子蓋三皇五帝雖當代之天子必有祭而其子孫不可以忽然而已

是亦情也情之所在卽禮也故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不敢列之五廟以爲太祖而別立廟以祀之太祖則

周以始封之君爲之是其義固並行而不悖也曰然則禮何以無徵也曰存左傳不嘗云乎任宿須句風姓也實修太皞之祀夫太皞天子也而任宿諸國以附庸之小侯各主其祀然則祝鬻二祭但謂楚當主之而夔無庸者非矣而吾於是推而通之同姓之諸侯未嘗不然夫同姓之諸侯其五廟之太祖固以始封之君而未嘗不別有天子之廟故魯有周廟祖文王鄭亦有周廟祖厲王非僭也顧亭林曰諸侯若竟不敢祖天子則始封之君將何祭天下未有不祖考之人而況於有土者也

毛西河亦主此說

愚謂周禮散亡此必有大宗伯之明文許令

諸侯各立所出先王之廟而特不以之入五廟蓋周禮

之別廟以義考之自屬多有假如周公之會於東都則別有祔在鄭國而況天子巡狩屬車所過身後自皆有廟則各令同姓諸侯司之不然反不如周公矣漢人郡國皆得立高皇廟其遺意也曰如是則不已近於禘乎曰是又非也天子於始祖之所自出固未嘗有廟也五年一祭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以其遠固無廟也若諸侯之於先王則反有廟以其近也然而祭則未嘗敢以始封之君配之是乃所謂諸侯不敢祖天子者也故毛西河謂諸侯常有出王之廟則是若因此而謂魯可禘則又非也顧亭林亦有此語是固二千年來之疑案而今始得和齊斟酌而定其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先儒

謂楚當祭。夔不當祭。本於禮宗子祭。支子不祭之說也。今以左傳任宿諸國均主皐祀之文考之。則於禮經不合。曰禮所云是爲大夫言之也。諸侯之與大夫地不同。則禮有異。夫古之大夫共仕於一國之中。則宗子祭。支子不祭。是宗法也。大夫以世而分族。故桓族有季孟叔三家。則季氏以嫡爲大宗。孟叔以庶皆合祭於季氏。以季氏之祭合孟叔二氏之祖在焉。故可不祭也。諸侯則各居一國。其勢不能相就。如周公八子。其爲外諸侯則魯也。邢也。蔣也。內諸侯則宰周公也。凡也。祭也。肸也。茅也。如謂以大夫之禮繩之。則惟魯得祭。而外諸侯如邢蔣內諸侯如自宰周公而下。皆不得祭。周公於禮可乎。

故魯固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宰周公亦以周公爲始封之君。各爲太祖之廟。蓋周公身爲太宰。而子孫世守其采邑。其有廟無疑也。凡邢而下。不敢以周公爲太祖。入五廟。而亦未嘗不別立周公之廟。是以義推之而必然者也。其不敢以周公入五廟者。以支子也。其必別立周公之廟者。溯所自出也。是固不可以大夫之宗法裁之也。卽以大夫之宗法言之。試以曾子問觀之。亦多有變通之禮。而奈何竟以施之諸侯也。然則變子不祀亦自有罪。特楚人滅之。未必不借此以兼弱耳。

周
亭林先生謂七七之奠。本於易七日來復。是以喪期五五。齋期七七。皆易數也。其說近於附會。然否。

答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條則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說在初刻目知錄八卷及晚年重定則芟之矣蓋自知其失也七七之說見於北史再見於北齊書孫靈暉傳萬季野曰究不知始於何王之世三見於李文公所作楊垂去佛齋說及皇甫持正所作韓公神道碑銘則儒者斥之之言也亭林何所見援臯復之禮以爲緣起夫臯復之禮始死升屋而號豈有行之四十九日之久者乎亭林於是乎失言

鵠浦鄭氏居喪無七七之齋可謂知末俗之誤者矣然其每浹旬一奠亦非也攷之禮大夫則朔望二奠若非大夫則但行朔奠一次謂之殷奠然則五品以下者奠

三次五品以上者朔望日各一次凡十次是禮也